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娘子軍

第一回 山川秀媚閨閣鍾靈 水乳交融芝蘭投契

列位：現在的世界是日進文明不比從前的腐敗了。無論什麼事情，自上國家政體下至社會上的風俗，同家庭間的習慣，凡有偏重的流弊統統都要改良。那改良的人手辦法第一層便是興學，若除了興學二字，實在沒有別的好法子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凡百事不論大小粗細總拋不掉這個學堂，必須從這根本上改起，方才能真的改良呢。你們試看各處的風氣，有學堂的地方總比沒有學堂的地方來得開通一些，學堂多的地方總比學堂少的地方又來得開通一些，這就是逐漸進化的公例。豈不是興學的好處麼！豈不是改良必從興學入手的明證麼！但是，說雖說得如此容易，那乾的時候卻真是難上又加個難哩。試問各處的教育會哩、勸學所哩，同種種高等、初等的學堂哩，當那發起興辦的時候，哪一處不經過多少阻礙！多少反對！官吏的壓制、頑民的暴動、種種大小風潮，真是說不盡許多。甚而至於家庭之內為了宗旨新舊不同，父兄不許子弟在外辦學，遂至如水火一般的不睦，也不知添出了多少閒氣閒惱。若不是虧了那般熱心志士，任勞任怨，實心實力，國而忘家，公而忘私的竭力提倡起來，哪裡會有今日這樣的成效啊！咳，我們中國當這新學萌芽的時代，能夠不上幾年便把學務辦到如此，總也算發達得可以了。

但是我回頭看看女界，裡頭卻還是黑暗得很。那些放棄自由情願受男子們的專制不想自立，但知終身依賴著丈夫的種種奴性，依然還沒有革掉。沉酣如夢，哪裡談得到什麼「男女平權」這句話呢！然而，這女界黑暗的道理也不能錯怪她們。說也可憐，實在被這二千年來的風俗習慣浸得沉頭沒腦，同在萬丈深淵裡頭一樣。若設有人去提拔喚醒她們，她們還把那種種奴性當作自己的本分看待哩！哪裡辨得出什麼文明，什麼黑暗。

但是古人不是說道：山川靈秀，天地菁華，那種磅礴鬱積的奇氣，不獨鍾在鬚眉，也有鍾在巾幗的麼！況且如今世界，日漸進化，東西各國的有名女子也不知多少。我中國山川如此秀媚，二萬萬女同胞中怕沒有幾個鍾靈毓秀應運而生的女豪傑，出來提倡女權，喚醒大夢麼！到那時把女界陋習一洗淨盡，也從興學上入手辦去，使黑暗的裡頭一旦大放光明，豈不是女界的幸福麼！

列位：在下因為相信了古人鍾靈巾幗的這句話，所以心中常存著這個理想，常生出這個希望。哪曉得古人的說話果然有道理，果然不負我這希望，近年來果然有一個巾幗偉人出在名山水秀的地方。她拿定了振興女學並發達女權的唯一不二宗旨，乾出一番改良女界的大事業，真不愧為鍾靈毓秀的女豪傑。竟被在下把她的歷史從頭到尾細細調查出來，且聽在下慢慢地一樁一樁說給列位知道。正是：

女子不知學，由來二千年。

我將稗史筆，寫出女權篇。

話說浙江杭州城外，西湖十里，天竺三峰，山色湖光，蕩漾入目，叢林勝跡，美不勝收，本是塊山川明媚的地方。歷來閨秀名媛、才人淑女，也不知產出了多少有名人物，所以地方上的風氣也很覺開通，這也不在話下。且表城外西湖邊上有一個女子姓趙閨名愛雲，生性聰明，端詳大雅。從小便最歡喜讀書，女工針黹雖也件件俱能，般般都會，但卻不喜歡去弄它。

所以，每日裡只是捧著幾本書卷，廢寢忘食的縱覽。不要說中國的經史子集被她看了不少，就是近來新譯出的西書西報也是看得堆滿案頭，拋殘枕畔的了。並且，她看到新學書籍的時候，覺得精神煥發，閉目點頭的格外有滋味，真是看得她愛不忍釋。

她父母只因單生她一個女兒，所以鍾愛異常。雖然她父親的宗旨是不喜歡新學的，然為了愛女情切，倒也不忍過拂她的意思。

有時雖要想禁她不看新書，然轉念一付，好在她一人在家獨學，橫豎不是去進學堂，大約也無甚害處的。所以，仍舊任她去自由縱覽，不再過問。

再說她父親因為自己在蘇州經商，已是多年，蘇州的情形很為熟悉，且一輩子知交好友，同業商客，都在蘇州，家鄉一帶反覺得冷疏疏的，無甚交好。再加離家遙遠，家中大小事情都照應不到，所以便將家眷搬到蘇州居住。好在人口不多，沒什麼嘈嘈唆唆。從此趙家住到蘇州，倒覺得鬧鬧熱熱，快快活活，夫妻父女常得團聚一處。不上幾年，那愛雲的滿口杭州話竟變成了又圓轉、又輕清、又嬌軟的一口蘇白了。到後來人家也辨不出她是假蘇州人呢，還是真蘇州人。就是在下編書的當初沒有調查清楚的時候，也不曉得她是杭州出身，也把她當作真蘇州人看的。這也不必去管她，她既然久居在蘇州了便把她認了個蘇州人，有什麼不可！

閒話少提，且說愛雲在家雖然不出閨門一步，終日的喜歡看書，但那看書的聲名卻是關不住它的，不肯跟了她也是不出閨門一步的。所以一經傳揚出去，那些遠近鄰居都知道趙家的愛雲小姐是個班姬、謝女一般的文明女子，誰家不稱贊羨慕！

哪曉得物以類聚，方以群分。她家隔壁的錢姓家中恰巧也有一個讀書女子，但是已經出閣，嫁在前巷張家為媳。這張家也是很開通的人家，所以那錢小姐過門之後依舊在學堂裡照常讀書。

一日歸寧回來，聽得那些媽媽們說起隔壁的愛雲小姐怎樣用功，怎樣讀書，竟比我還要文明，不覺心中起了愛才的念頭，便想去與她會會。好在本是近鄰，兩家的媽媽們本來是常來常往的，便托了鄰居的情誼，教媽媽們領了過去拜會。到了趙家，先和愛雲母親見過，敘了幾句客套，然後說明來意，再進去和愛雲相見。二人一見之後，略略談了幾句，便彼此心中都覺得投機契合。那錢小姐見愛雲臉不搽粉，唇不塗脂，衣裳樸素，裙下露出一雙也不長也不闊的天足，心中便納罕道：聞得她從來沒有進過學堂，且又沒有什麼女友往來，終日的不出閨門一步，怎麼也是這樣打扮？可見得她的文明並不是學人家的樣子，的確是自己發生出來的主張呢，這才是真文明的女子哩！

錢小姐一頭想，一頭和她應酬，又見她舉止大方，言語安詳，穩穩重重的，又沒有一些兒浮躁習氣同醉心歐化的樣子，真令人佩服。談了片刻，談到現在女界黑暗的情形，愛雲便說道：

「姊姊，據小妹想來，天地生人原不分什麼厚薄，不過男女賦形略異罷了，有什麼男子應該讀書，女子便不應該讀書的呢？

為什麼男子可以出外做事，女子便不許她出外做事的呢？難道男子們都是有才幹有識見的人，我們女子便都是蠢物麼？這一層已是偏袒得極了，然而這些事還都由父母作主，教天下做女兒的人也沒奈何。若論到夫婦之間原是極客氣、極平等的地位，須要彼此敬愛才是道理。為什麼女的待男的要敬之如神，男的待女的便揮之如牛馬一般？非但做了他的牛馬，還要塗脂抹粉做神弄鬼的裝出種種醜態去討他的喜歡。我倒不怪他們男子的夜郎自大，卻怪我們女同胞為甚的如此愚笨，甘心效這奴隸行為，豈不是吾們女子自己的不是麼！女界先自如此的放棄權利，依賴成性，自然要被男子們得步進步了。所以男子有權，女子無權，簡直變成中國的公例了！咳，我中國國家的專制是已經達到極點，所以大家知道要立憲。我們家庭裡邊的專制難道還沒有達到極點麼！為什麼女界的奴性還是如此牢不可破，竟不知醒悟呢？姊姊啊，小妹想到此間真是又可恨、又可恥、又可憐，恨不能分身無量億數，遍勸二萬萬女同胞，使她們早早醒悟，各圖自立，才能夠稱得我一片癡心呢！」愛雲講到此處，忽又歎了一聲，道：「咳，我一個女孩兒家，究竟能幹得出什麼大事來，還要說這些夢話做甚！」說畢不覺眼眶一紅，幾乎要掉下淚來。錢小姐起初見她講得出神，自己不覺也聽得出神。現在見她說到傷心，便接著說道：「賢妹有如此的熱心，如此的見識，便是我們女界中的福氣。況且，天道循環，剝極沒有不復，盛極沒有不衰的。現在外面女學漸漸萌芽，黑暗之中總也算有一線光明了。凡事只要有一二個先覺先知的人，熱心苦志提倡在前，自然會有一班同志的人出來贊成的。賢妹既然有此宏願，只要將來出閣之後能實行此志，以身作則，女界前途怕沒有良好的結果麼，怎麼叫做說夢話呢！」

那錢小姐本為她說得慷慨淋漓，霎時又見她在那裡自歎，所以把這幾句話來勸慰她、勉勵她。哪曉得愛雲聽到出閣這二字，頓時不覺杏臉泛紅，桃腮露赤，垂頭捻帶，弄得她老大含羞，非但半句話也回不出來，反又想起了自己方才所說的話兒，那痛論夫婦不平等的一節，未免太不像女孩兒家的口氣了，豈不要被人好笑麼！想到這裡，更覺羞得置身無地。列位要知，愛雲這人外面雖是

端詳溫雅，總沒有一些兒浮躁習氣，然而她心裡頭卻是極爽直、極激烈的。也不是她的生性如此，卻被那幾本新書裡的事跡和議論激刺出來的。不觸動她的一腔熱血便罷，若說得她起勁時，便要聲淚俱下的大發議論起來，到底也有些書呆子的氣味。所以她後來嫁了李固齋要實行夫婦平權主義的時候，雖自己竭力忍耐，也想把和平去感化他，然終不免稍有些激烈手段。這是後話，不必多表。再說那錢小姐見愛雲羞得低頭無語，也覺著自己失言，便想把別的話去敷衍他幾句，好把她的羞態遮掩過去，隨問道：「賢妹既是如此有志，胡不去進個學堂，也可以多幾個同志，時常談談新理。」愛雲聽得錢小姐勸他進學堂，便抬起頭來低低的說道：「不瞞姊姊說，小妹久有此志。去年賞菊花的時節，小妹也曾同家母說過幾次。家母心中倒還可以，怎奈家父的宗旨是素來不喜歡新學的，雖經過母親幾次勸諫，他終不答應，不肯放小妹去進學堂。」

實在沒有法子，並不是小妹的自甘暴棄。」

錢小姐聽了知愛雲不能自由，甚替她可惜。要想說幾句譬解安慰的說話去勸勸她，然又不好當著她女兒面前說她父親的不是，真個很難措詞，只得點了點頭，輕輕的答道：「這也叫無可奈何。」錢小姐正說了這一聲，忽聽得裡面愛雲母親的房裡有個男人的聲音在那裡講張，聽說道：「愛雲的親事，今日我已允許他們了，你的眼光看來以為如何？」說了這兩句隨後就沒有聲音了。錢小姐聽了，知道是愛雲的父親回來了，且知他們在那裡商量正事，也不便再耽擱、討厭，便站起身來，向愛雲說了幾句珍重的話兒，即忙告了別，仍舊同了自己的老媽子一同回去。她聽了愛雲的一番議論，心中自然佩服得很，以後常常記念著愛雲，想要再來和她談談卻簡直沒有工夫，這也不必多表。再說愛雲的親事以前提也沒有提起過一回，怎麼忽然間已經成功了呢！列位：這卻不足為奇，須知舊社會上的規矩本來是如此的。無論女孩兒男孩兒，父母同他擇配親事，起初總是牢守著秘密主義，要到成就了，才肯使他們知道。況且，愛雲的母親是家中要事一件也不能作主，都要聽她丈夫的命令，所以愛雲的親事比別人家更覺來得秘密。但如今是已到了宣佈發表的時候哩，不必再守著秘密了。待在下略表幾句與列位知道，再趁這個當兒把愛雲父親的大號也提來給列位曉得，省得書中常常那父親那父親的囉唆了。

原來他單名一個迂字，表號頑軒，讀書未成改做行商人，很古道，向在綢緞莊內做經理的，數十年來也積攢了許多家私。

前兩個月有一位同行老友姓於號正甫的，到來與愛雲做媒，說是前巷有一家富商，姓李號壽卿，家道殷實，單生一子，號固齋，為人很老實。又很能乾，兄弟聞得令媛尚未許字，所以特來作伐。頑軒本來也曉得李家的家道很靠得住，現在聽得於正甫說這世兄又能乾、老實，心下早有八九分答應了，不過有一層要緊關子必須要問問清楚才好定奪。便向正甫道：「李家的家資殷富，弟兄也略知一二，誠如閣下所言，但不知道位世兄有沒有進過學堂？倘若進過學堂的麼——恐怕難免難免……」

於正甫聽到這裡，不待他說完，早哈哈的笑了一聲，便搶著要說了究竟。頑軒慮的是什麼？於正甫要緊搶上前去說些什麼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一回加批

錢小姐是引入文明自由境中的媒介，於正甫是引入野蠻專制圈裡的媒介，一明一暗，一起一伏，都是愛雲身上有密切關係的人。讀者不可忽過。錢小姐一見愛雲便知是真文明的女子，錢小姐洵非肉眼。

不怪男子們的夜郎自大，反怪自己一輩子的不是，從古以來聖賢豪傑的用心何嘗不是如此！蓋必能自責而後能自奮，能自奮而後才能自立，世之主張收回女權者盍鑒之。男子有權，女子無權，簡直變成中國的公例，言之可慨！